| 目錄 contents | 楔子·人生的七場戲 10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|] 此刻的你,烛鄉暉(|

此刻的你,快樂嗎? 一切由夢想開始

> 代價 14 夢想與人生 23 壽數與退休年齡 28 快樂曲線 35

己 窮是甚麼, 富是甚麼?

思退 42 人生的四個玻璃球 51 工作狂與思想障 54 Just enough 58

「財務自由」方程式 61 「窮」的捆鎖 65

→ 退休是為了自由自在的生活?
退休心理學

轉機 70 當休息變成煩厭 81 生活秩序 85 工作的六個價值 86

┙ 你找到屬於自己的優勢嗎?

準備人生下半場

尋回 94

殺死你的不是轉變,而是過渡 99

轉軌安排 103

「過渡工作」的重要性 109

選擇「平行事業 | 116

中場接軌 122

□ 你找到自己的生命祭壇嗎?

「高峯一終點」定律

高峯 126

「高峯」與「終點」...... 133

以終為始 136

追求「更好」..... 138

□ 今生之後,又如何呢?

克服恐懼

前望.....144

盧雲神父的隱喻 149

向後定義生命,向前活出生命...... 153

跋・被尋回的人生 156

附錄·「豐盛」的故事——社會企業經營法

豐盛故事之一:轉虧為盈的車房 160 豐盛故事之二:鋭意成長的髮廊 168 豐盛故事之三:實踐得來的理念 176 豐盛故事之四:社會企業 2.0 186

進深書目 198

戲劇建基於錯誤

做 戲 那 口 做 的 誤 지지 是 闊 家閨 或 敵 那

個

的

— 奥登

(W. H. Auden)

楔子·人生的七場戲

常言道:人生如戲。大文豪莎士比亞著名劇作《如願》(As You Like It) 有這麼一段對白,說人生分為七場戲:

整個世界是一座舞台,

所有的男男女女不過是演員罷了:

他們有上場,有下場;

一個人一生扮演好幾種腳色,

他一生的情節共分七個時期。

最初是嬰孩,

在保姆的懷裏號啼嘔吐。

隨後是哭喊的學童,背著書包,

紅光滿面的,像蝸牛爬似的

不樂意的上學堂。

隨後是情人,

像風箱似的歎息,爲他的情婦的眉毛

做一首纏綿的情詩。

隨後是軍人,

滿嘴的離奇的咒誓,像豹似的一臉鬍子,

對名譽很認真,極好爭鬥,

甚至到礮口上

10/11

楔子

去尋泡影般的名譽。 然後是法官, 凸著裝滿閹雞的大肚子, 眼睛很兇, 髫子剪得很齊, 滿嘴的是明哲的格言和陳腐的例證; 他使這樣的演他這一個腳色。 第六期變成爲 一個瘦弱的穿拖鞋的老朽, 鼻子上架著眼鏡,身邊掛著錢袋, 年輕時省下來的一雙長襪子 穿在縮細的小腿上卻鬆得厲害; 男人宏亮的聲音又變爲兒童的細嗓, 說起話來唧唧的叫。 結束這一段離奇多變的故事之最後的一幕, 便是返老還童, 忘懷一切, 沒有牙齒,沒有眼,沒有口味,沒有一切。 (梁實秋譯)

人生的戲,或長或短,或滿意或悔疚,究竟有沒有意義?若有, 有甚麼意義?人有分編寫自己的劇本嗎?還是已被交付一個不 容修改的劇本?可以自導自演自己的一台戲嗎? ch.]

此刻的你,快樂嗎?

一切由夢想開始

顾

的

顾

得 都 是 洞 愈 被 0 洞 是 的 狺 的 成 種 那 我 樣 還 0 0 的 的 這 禍 似 狺 是 種 的 0 0 趨 愈 口 0 對 呢 喪 是 是 而 是 的 嗎 麼 0 空 0 洞 是 西 更 很 麼 成 0 沒 夠 會 口 價 是 間 我 麼 個 卻. 愈

> 一村上春樹 《海邊的卡夫卡》 (賴明珠譯)

西



公元 2000 年 3 月初,風和日麗,哈佛大學商學院,一條通往貝克圖書館的小徑,一張長椅上,一個香港人坐著,享受著當下。

K不是一般的哈佛學生。他是中國惠普(Hewlett-Packard)環球副總裁,獲公司派來這所全球頂尖的商學院,修讀一個專為企業高級行政人員而設的密集課程(The General Manager Program)。可以想像,他的同學來自世界各地,全都事業有成,這課程儼然一個商業菁英俱樂部。

他來到哈佛兩個禮拜了。剛來的幾天下著雪,古老的哈佛校園,散發 它的名氣,在一片白茫茫中,分外動人心弦。

課程方面,一點不輕鬆,十天後他回到家裏,在3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:

剛從哈佛回來,這四個星期的培訓眞是一個好經歷。

校園內的環境寧靜,優閒,但學習生活很緊湊,每天差 不多要工作十二三小時。

14 / 15

cn. 1

此刻的你,快樂嗎? 一切由夢想開始

當時眞是很想家人能在身邊,一同分享心中的感想。

不過哈佛的課程再忙,哪及得上他過去幾年在中國的上班日程:每個早上七點半回到辦公室開始工作,通常不吃午飯,直到黃昏五六點鐘,然後上館子與客戶或同事吃晚飯,大約八九點回到住所,埋頭苦幹至深夜兩三點,睡覺,早上六點,鬧鐘準時響起,關掉響鬧,又開始上述循環。

這個循環已經運轉好一段日子了。

過去幾年,他一個人在北京工作(他經常要出差,尤其在中國各省有許多分公司要巡視),妻子和稚齡的獨女留在香港。週五他會飛返香港與家人共聚(週二回到北京)。不過人在香港,心還在整天工作—— 拜現代通訊科技所賜,他的手機總是開著,手提電腦也不離身。工作與成就,吞噬著他跟妻子與女兒在一起的時間與感情。

「你知道嗎,幾天前我叫女兒排列她覺得最親的人,你知道你排在第幾位嗎?嘿!我用完十根指頭,你還不在其中!你是她爸爸,卻在她心中排名十位不入!」妻子對他吼道。他無言以對,腦海中出現三歲女兒的臉——老實說,他真的好像從來沒有跟女兒說過甚麼深刻的話,

見面的時間太少了。

「你就是這樣,甚麼也看不見!」妻子急了。「你自己好好計算代價吧! 將來的事,你不著緊嗎?」

將來的事,他是著緊的。計算代價,更是他的專長。早在1997年底,他所效力的跨國公司惠普,美國總部發出內部警告,提醒員工要認真面對「千年蟲問題」(簡稱Y2K)。作為「危機管理」專才,居安思危、轉危為機,是他的專職差事,也是他的興趣,更是發揮潛能的機會。

他加入惠普,剛好二十年。1980年,他從香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畢業,成為香港惠普的維修工程師。十四年後(1994年),晉升至香港惠普服務總經理。兩年後(1996年),再以海外雇員待遇獲派北京,擔任中國惠普服務總經理。他成功在十八個月內將業績扭虧為盈,而且連續幾年錄得每年近50%增長。2000年,他已榮任中國惠普(服務)副總裁。

面對 2000 年來臨,他將 Y2K 化作商機:社會大眾害怕電腦會在 2000 年突然失效,因此在 1990 年代後期紛紛為硬件和軟件升級,為中國惠普帶來千載難逢的機會——他也好好把握了這機會,譬如説,